

第三辑

Oppressed and Insulted

新课标人文素养教育必读书目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俄〕陀斯妥耶夫斯基



商务印书馆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郑奇 李松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第三辑) 梁羽龙 张海军 主编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 华 书 店 总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经 销

北 京 金 明 盛 印 刷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375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30 印张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套

ISBN 7-104-01760-7/I·695

全十二册定价: 380元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去年三月二十三日黄昏，我碰到一件令人莫名其妙的事情。那时，我为了找到新的住所，整天都在城里奔波。我的旧房子潮湿得很，而且我患有很严重的咳嗽病。我早就打算另觅居所，却从秋天一直拖到春天。我花了一整天去找，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栖身之处。因为我不想在别人的住宅里租一间房子，我要找一处单独的、不受干扰的住宅。另外，那房屋必须宽敞，哪怕只有一个房间。当然，房租也要越低越好。我觉得，被困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写作思路肯定不会开阔，灵感都好像被扼杀了。在考虑未来的作品的时候，我有在屋内踱来踱去的癖好。顺便告诉你：我有这样的体会——构思作品的过程和想象作品写成后的情形，比真正将它写成文字时更使人感到惬意。但这绝对不是因为懒惰。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清早起来就感到不太对劲，到日薄西山的时候觉得浑身更加难受了——我可能得了寒热病。再加上奔波了一整天，累得骨头好像要散架一样。在暮色渐浓的黄昏时分，我在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上走着。我喜爱彼得堡三月的太阳，尤其是夕阳，当然，我指像现在这样晴朗而又清冷的傍晚的太阳，在耀眼的阳光里，整条街道骤然亮堂起来。好像所有的房屋都突然变得明亮夺目，以前那种蕴含在它们的灰色、黄色和暗色中的阴森的气氛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好像心里猛地一震，或者就像有人用胳膊肘轻轻地撞了我一下，使我的眼睛

一亮,许多念头都焕然一新,心情也仿佛豁然开朗起来……一束阳光竟能使人的心情发生如此惊人的变化,岂不是怪事一桩!

但是阳光马上又消失了,我感到寒气阵阵袭来,鼻子开始感到针刺般疼痛,夜色更浓了,店铺里都把燃气灯点着了。走到米勒的糖果点心店门前,我忽然停下脚步,扭头向街道那边望去,好像预感到一件不平常的事件马上就要发生:就在这一瞬间,街对面那个老头和他的那条狗映入了我的眼帘。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有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使我的心都揪紧了,但连我自己也说不出这是一种什么滋味。

我不是有神论者;对于预感和占卜之类的东西我也持怀疑的态度,可是也许和大家一样,我这辈子中也曾碰到过几件令人琢磨不透的事情。比如说眼前的这个老人,为何当天我一遇到他时就隐约感到我当晚会遇到一桩非同寻常的事呢?不过当时我正在病中,病人的感觉似乎总是不可靠的。

那个老人佝偻着腰,手拄着拐棍轻轻地敲击着石板铺就的人行道。两条腿像木棒一样不能弯曲,有气无力地挪着步子,迟缓地向糖果店走去。我活到现在从来未遇见过像他这样古怪的人。在此次邂逅之前,每当在米勒的店铺里看到他的时候,他总是令我感到惊讶。他身材魁梧,背有些驼,那张脸像八十岁老人那样毫无生气,穿着一件裂开了缝的旧大衣,头上戴的一顶破旧的帽子估计已用了二十年。他的头早已谢顶了,只有后脑勺上还残留着一小撮少得可怜的头发,但它不再是灰白色,而是黄白色了。他的一切行为举止仿佛都没什么意义可言,全靠装在身上的发条推动似的,——每个人初次见到他都难免为之感到惊讶。看到这么一个早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孤身一人无依无靠,确实有点奇怪,况且他还像是一个没有监护人的疯子。他削瘦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身上几乎找不到一点肌肉,仿佛只有骨架撑着一张皮。他的两只大得出奇但又呆滞无神的眼睛像是固定在两个蓝色的圆圈里,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前面,从不斜视,而且我敢打赌他任何时候都是视而不见的。就算他看了见你,也照样径直朝你走去,好像他的前面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不止一次地注意观

察了这种情况。他到米勒的店铺来是前不久才开始的，没人知道他从哪儿来，而且他总要带着他的狗。顾客中没有一个人想跟他说话，他也从不与他们当中的任何人打交道。

“他为什么要到米勒的店里去，他去那里有什么意图呢？”我站在街对面，不由自主地看着他，暗自纳闷。我的心头涌上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这是因为疾病加上劳累引起的。“他在想什么？”我仍然在问自己，“他头脑中在思考什么，难道他现在还想什么问题？”他脸色灰白，毫无表情。“不知他是从哪儿捡来的这条狗？它从不离开他半步，似乎已经和他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跟他如此相像。”

这只讨厌的狗看上去起码也有八十岁了。没错，肯定是这样。第一，它比我以前看到的所有狗都显得衰老；第二，我不知为什么自从看见它起就产生这么一个念头：它绝对跟其它狗不一样，它是一条非同寻常的狗；它身上肯定有一种古怪的、带有魔法的东西；很可能是一个披着狗皮的魔鬼，它的命运同它主人的命运已紧密联结在一起——通过某种神秘的琢磨不透的方式，它大约已有二十年没有进食了——你看见它以后就会相信这一点。它瘦得如同一具骷髅，也可以说像它主人，其实这二者差不多。它身上的毛几乎全脱光了，尾巴也一样，就像一根棍子一样老是耷拉着。长着两只长耳朵，脑袋死气沉沉地低垂着。我这辈子还没有见过这样讨人嫌的狗。当主人在前边，它在后头，一同走在街上的时候，狗鼻子挨着主人衣服的下摆，好像被粘在上面似的。他们走路时的姿态和整个模样，几乎每走一步都在哀叹：“咱们老啦，老啦，上帝啊，我们多么老啊！”

我记得我曾经产生过这样的联想：这个老人和这条狗好像是从霍夫曼作品中加瓦尼绘制的某一页插图中爬出来的，正在走街串巷充当这个版本的活广告。——我穿过街道，跟着老人走进糖果店。

老人在店里的行为十分令人不解。站在柜台后面的米勒，最近只要一看到这位怪客光顾他的店铺，便要扮个鬼脸表示不满。首先这是因为他既不要吃的也不要喝的，每次都是直接向屋角的火炉走去，坐在一张椅子上。倘若他在炉边的宝座被别人占去了，他就若有所失地在“抢”他位子的那位先生面前站一会儿，然后仿佛很困惑地

离开那儿，朝另一个角落的窗口走去，他在那里挑了一张椅子，缓慢地坐下，取下帽子，搁在旁边的地板上，然后将拐棍放在帽子旁，接着就靠在椅背上，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纹丝不动。他从来没有取过一张报纸来看，也没有和人说过话，甚至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就这样坐着，两眼睁得很大，凝视着前方，但他的目光是如此呆滞、毫无生气，就像死鱼眼睛一般。你绝对可以和别人打赌说，他对周围的一切事物都孰视无睹，充耳不闻。至于那条狗，它在原地转上两三圈以后，便垂头丧气地趴在老人脚旁，把鼻子伸到他两只靴子中间，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僵直地躺在地板上，同样一动不动地度过整个晚上，就像在这段时间里灵魂出窍了一样。似乎这两个动物整个白昼都像死尸一样躺在某个角落里，太阳下山的时候又突然复活，走进米勒的糖果店去完成某种不可告人的使命。坐了约三四个小时之后，老人终于站起身，拿起他的拐棍、帽子，动身向他的无人知晓的家走去。那狗也紧接着爬起来，再次耷拉着尾巴，垂着脑袋，挪着和以前一样缓慢的步子，呆板地跟在他后面。后来，糖果店的其它顾客都开始想方设法回避这个老人，甚至不愿与他同坐一排，好像对他恨之人骨似的。但老人对此丝毫没有察觉。

这间糖果店的顾客绝大部分是德国人。他们是从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上的各个角落聚集到这儿来的——他们都是各个行业的老板：五金店掌柜，面包房老板，架坊主，帽商，马具店经理，——都是些古板保守的人物。米勒店铺里的所有东西都让人感到古板、守旧。老板经常和熟识的顾客一起坐在桌旁，喝上几瓶潘趣酒。老板的几个年幼的子女和他养的那些狗，偶尔也去顾客身边玩耍，顾客也会把他们和一下爱抚它们。大家互相很熟悉，人与人彼此尊重。当客人们聚精会神地读德文报纸的时候，可以听见有乐曲《亲爱的奥古斯汀》的声音从通往店主卧室的那扇门后面传来，那是店主的大女儿在练习弹奏钢琴。这位德国小姐长着淡黄色鬈发很像一只白老鼠。这支华尔兹舞曲听起来很悠扬。——每个月开始的几天，我肯定要到米勒那里去阅读他订的俄国杂志。

踏入糖果店，我发现那老人业已坐在窗前，那条狗一如从前那样

直挺挺地躺在那儿。我悄悄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暗自问道:“我到这里来干嘛?目前我在这儿根本无事可做,况且我正在生病,本应该早点回到家去,喝点茶,躺在床上休息。难道我就是为了看看这个老头儿才跑到这儿来?”我觉得很沮丧,“我和他有什么关系?”我边想边回忆起在街上看见他的时候那种奇怪的体验和令人痛苦的感觉。“我与这些无聊的德国佬又有什么相干?这种古怪的情绪有什么用?我最近发现自己身上的那种对各种琐事无谓的担忧又有什么用?”一位明察秋毫的批评家分析我最近完成的一篇小说时已经向我指出,这种廉价的担忧不但妨碍我的生活,而且使我不能很好地观察人生。尽管我在这样反思和懊悔,但我仍然呆在那里,同时我的病情又加重了,末了简直不愿意离开这个温暖的房间了。我拿起一份法兰克福的报纸,看了不到两行就开始打瞌睡。那群德国人也不打扰我。他们边读报,边抽烟,只是偶尔(大约半小时一次)断断续续地低声谈论法兰克福的一则新闻,或者德国著名才子沙菲尔的妙语警句,然后怀着加倍的民族自豪感又投入到阅读中去。

我昏昏沉沉地睡了半个小时,忽然被一阵强烈的寒颤弄醒了。我想确实应该回家了。没想到恰在此时室内演出了一幕哑剧,使我又留了下来。我在前面说过,那个老人一旦在他的椅子上坐下,就马上死死地瞪着一个地方,而且整个晚上不会再将目光移向另一个对象。我偶尔也曾成为这种呆滞的、视而不见的目光盯住的对象:那种感觉是很不舒服的,甚至令人难以忍受,我通常总是尽快换一个位子。这一次充当牺牲品的是一个矮小的、圆圆的、衣着十分整洁的德国人,他那竖起来的衣领浆得很硬,脸色像苹果一样红润,他叫亚当·伊凡内奇·舒尔茨,是新近从里加来的客商。我在不久后了解到,他是米勒的好友,但还不认识那个老人和店里的许多顾客。他正饶有兴致地读着《Dorfbarbier》,一面喝着潘趣酒,猛地抬头,发现那老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觉得很尴尬。同其他一切“自命高贵”的德国人一样,亚当·伊凡内奇是个胸襟狭小、暴躁易怒的人。他觉得,竟然有人如此无礼地盯着他,这很让人奇怪和恼火。他压住心头怒火,小声地嘟哝了几句就不再看这位无礼的顾客,把头藏在报纸后面。但

过了一两分钟，他忍不住又从报纸后面朝那边瞧了一眼，他发现还是那种奇怪又执拗的目光，在毫无意义地监视着他。亚当·伊凡内奇这一次仍然没有发作。但是当这样的情况出现第三次的时候，他沉默不下去了，他愤怒地认为自己必须维护自己的尊严，不让美丽的里加市的声誉在各位尊贵的观众心目中遭到损害，他大概是以里加市的代表自居的。于是，他怒气冲冲地把报纸往桌上一扔，举起手杖狠狠地在报上砸了一下，报纸就粘在手杖上了。他接着显出一副威严的，不容侵犯的表情，面孔不知因为潘趣酒还是出于自尊而变得通红，他也用那双充血的小眼睛盯住了那个惹人气恼的老家伙。看样子这个德国人和他的对手都想凭借自己目光的威慑力来使对方屈服，都等着要瞧到底谁能坚持到另一方不好意思地垂下视线。亚当·伊凡内奇敲击手杖的声音和古怪的神情吸引了全体顾客的注意。大伙儿都马上抛开自己的事，不动声色而又非常好奇地观察着这两个人。这个场面显得十分尴尬。但没过多久，本来满脸通红的亚当·伊凡内奇两只骄横的小眼睛丧失了威慑力。而老人仍然死死盯着暴跳如雷的舒尔茨先生不放，他是那样沉着，好像根本没发觉自己已成为大家好奇的对象。似乎他的脑袋并不在这儿，而在月亮上。亚当·伊凡内奇按捺不住了，他勃然大怒。

“您为什么这样盯着我？”他气急败坏地用德语嚷道，声音尖厉刺耳且气势汹汹。

可他的对手保持缄默，可能没有听见也可能甚至根本就没有去听这个问题。亚当·伊凡内奇决定用俄语与他讲话。

“喂，你干吗要用这样的眼神盯着我？”他更加恼怒地喊道，“我在朝廷中赫赫有名，你只是个无名小卒！”他又添了一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然而那老人丝毫没有反应。那些德国佬也愤怒地指责老人。米勒听到一阵嘈杂的喧哗，于是走进房间。他了解发生的事情以后，认为那老头耳背，便把嘴靠近他的耳朵。

“舒尔茨先生说你不要死盯着他。”他一边大声说，一边凝视着那个神秘的顾客。

老人麻木地瞧了米勒一眼，他那张始终凝然不动的面孔突然掠过一丝惊恐的神色，一种忐忑不安的表情。他不知所措，喘着粗气弯腰去捡他的破帽子，慌忙把它和拐棍抓在手里，拘谨地站起身，脸上拼命挤出一点可怜的笑容，就像一个穷人坐错位子而被人赶走时流露的那种诚惶诚恐的微笑，准备逃离这个地方。这个可怜而且衰弱的老人那种驯服的、战战兢兢的慌乱是那样令人心酸，让人同情。因而房间内所有人，包括亚当·伊凡内奇在内，马上否定了以前对他的偏见。显而易见，这个老人不仅不可能侮辱别人，而且他很清楚，他会被人当成一个乞丐从任何地方赶走。

米勒是个老实厚道的人，且很有同情心。

“不，我不是赶你走，”他轻轻按住老人的肩膀，示意他坐下，“Aber 舒尔茨 herr 真诚地请求您不要用那样的方式盯着他。他是有身份的人。”

没想到可怜的人连这个都听不懂，他比开始更加手忙脚乱起来，弯腰拾起了从他帽子里掉出来的一个破旧的蓝手帕，然后想叫唤他的狗，那狗两只前爪挡住了鼻子，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显然睡得正香。

“阿佐尔卡，阿佐尔卡！”他的声音含糊不清，还有点颤抖。

阿佐尔卡一动也不动。

“阿佐尔卡，阿佐尔卡！”老人忧虑地接连叫了几声，还用拐棍碰它，可它还是没有反应。

拐棍从他手中脱落。他马上弯腰跪了下去，用手捧起狗的脑袋。可怜阿佐尔卡！它已经停止了呼吸。它就这样安静地死在主人脚边，可能是过于衰老，但也许是饥饿所致。老人很吃惊地看了它一会儿，好像不明白阿佐尔卡为什么死了似的。然后他扑向他过去的奴仆和伙伴，把他苍白的脸贴在死狗脸上。半晌，房间内没有声音，我们都被深深地打动了……最后，这孤苦伶仃的人站了起来，面无人色，像得了寒热病一样不住地打哆嗦。

“可以把它做成舒舍尔（指动物标本），”有恻隐之心的米勒认为这样可以给老人一点安慰，“可以做成上乘的舒舍尔，费奥尔多·卡尔

洛维奇·克里格尔特别擅长做舒舍尔。”米勒说着，拾起地上的拐棍，递给了老人。

“没错，我能够制作出很好的舒舍尔。”克里格尔走上去，谦虚又恭敬地证实道。

他是个善良的德国人，又高又瘦，长着一绺一绺的红头发，鹰钩鼻子上戴一副眼镜。

“费奥尔多·卡尔洛维奇·克里格尔技艺非凡，能制作各式精美绝伦的标本。”米勒补充说，他对自己出的主意很满意。

“是的，”克里格尔先生又证实了一次，“我愿意免费把您的狗做成舒舍尔。”一种高尚的奉献的热情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不，我会为他付款！”亚当·伊凡内奇·舒尔茨激动地叫道，他涨红了脸，高尚而又天真地认为这些晦气都是由他造成的。

老人想必是听不懂这一切，他依然在颤抖着。

“别着急！我们来喝一杯上等白兰地！”米勒发现那古怪的客人想要离开，便热情地挽留他。

白兰地很快上来了。老人拘谨地端起酒，但他的手却不听使唤，一直抖得厉害，酒杯没举到嘴边，酒就泼出大半，他一点也没喝进去就放下了酒杯。然后他奇怪地、很别扭地微微一笑，摇摇晃晃地走出糖果店，没有带走阿佐尔卡。大家都站在那儿，惊讶地感叹着。

“Schwernoth! Was Für eine Geschichte!”^① 那些德国人瞪大眼睛，感到不可思议。

老人一出店门，我就跟着跑出去了。从店门口向右走几步，在摩天大楼中间有个又窄又黑的小胡同，冥冥之中有东西告诉我，老人肯定在胡同里。右侧第一幢房屋还未完工，到处可见脚手架，在房屋周围的篱笆旁边铺有供路人行走的木板，在一个篱笆和房屋围成的黑暗的角落里，我发现了那位老人。他坐在木板人行道的边沿上，用两手托着脑袋，双肘抵在膝盖上。我挨着他坐下。

^① 德语：真糟糕！这是怎么回事！

“您听我说，”我觉得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只好这样安慰他，“别为您的狗伤心啦。我送你回家去吧。不要想太多。我去叫辆马车来。你家住哪儿？”

他沉默不语。我束手无策了。那里几乎没有路人通过。突然，老人抓住我的手。

“我心里堵得慌！”他的声音很沙哑，勉强可以听见。

“我们回您家里去！”我吃力地扶持着他，勉强使他站起来，“您需要喝点水，卧床休息……我去找马车。还要找个医生。我认识一位医生……”

对他说的话我只记得这些。他本来想站起来，但身体动了动又坐回地上，我看见他又嘟囔起来。于是我再挨近他听他说话。

“在瓦西利耶夫岛上，”老人的声音又低又沙哑，“六号大街……”他不再说话了。

“您住在瓦西利夫岛上；那您走错了，应该往左，不是往右。我马上送您……”

老人没有动弹。我抓住他一只手臂，没想他的胳膊像死人的一样掉了下去。我看了看他的脸，一摸鼻孔，——他已死了。我觉得我好像经历了一场恶梦。

这件事给我增添了诸多麻烦，奇怪的是，在此期间我的寒热病竟不治而愈！老人的寓所终于找到了。不过他并不是住在他临终时所说的瓦西利耶夫岛上。他的住处离他去世的地点并不远，只有几步路，就在克卢根的屋子的五层楼上一套单独的住宅里。除了一间极小的卧室外，就只有一个虽然宽敞但比较短的房间，房间里有三个采光用的狭缝。屋中穷得一无所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个又破又硬的沙发，就是全部家当——而且是属于房主的。炉子肯定很久没有用过了，连一根蜡烛也找不到。我现在敢断定，老人去米勒店里的原因，仅仅是为了坐在比较明亮的地方取点暖。桌子上除了一个空空如也的陶瓷杯子和一片干得发硬的面包皮外，连一个戈比也没发现，甚至找不出另一套换洗的衬衣给他当寿衣，幸亏已经有人贡献出了自己的衬衫。可见他不可能完全与外界隔绝，绝对孤独地生活，

肯定会有人来看望他，哪怕次数极少。从抽斗里找到的身份证可以知道，他原本是外国人，但却加入了俄国国籍，他叫杰里米·史密斯。以前是机械工程师，七十八岁。桌上有两本书：一本是简明地理，另一本是《新约》的俄译本，新约的页边空白上全是铅笔字和指甲印。这两本书被我要走了。我本想向房客和房主打听点消息，但几乎所有人都不了解他。这幢房子有大批房客，绝大部分是手艺人 and 德国妇女，她们不光出租寓所，还提供饮食和仆役服务。和那个贵族出身的房屋主管谈起他以前的房客，他说，这套住宅的房租每日六卢布，死者在此住了四个月，这两个月没交分文房租，只好把他赶走了事。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知道。当有人问起是否有人来探望他时，谁都不能作出满意的回答。这幢房屋太大了，跑到这个诺亚方舟上来的人数不胜数，有谁能一一记住他们呢。有一个看门的在这幢房屋里干了将近五年，应该可以提供点线索，但很不凑巧，他两周前回乡休假去了，留下他侄儿顶替他的工作。他侄儿刚到不久，有大半房客他还认识。我搞不清楚，当时进行的这一番调查究竟能起什么作用，最后老人终于被埋葬了。在那段时间里，我曾去瓦西利耶夫岛看过，可我到了六号街以后只有嘲笑我自己的份儿，在六号街上，除了那排再普通不过的房舍，还能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呢？然而我始终想不通的是，为什么那老人临终之时要无端提起这六号街和瓦西利耶夫岛呢？难道是他神智不清时说的胡话？

我认真观察了一下那套史密斯死后空下来的住宅，认为它还可以，便把它租了下来。我主要看中它房间大，虽然它太矮以至我开始老担心脑袋会碰到天花板，但很快就习惯了，六个卢布一月的房租，上哪儿去找比这更好的住房？把这套单独的寓所租下后，尚待解决的问题就是要物色一名仆人，因为没有仆人我根本无法料理生活。门房开头同意每天来一次，在有特殊情况时也可以过来帮忙。谁敢保证能不能做到呢？我想，没准会有人来探望老人呢！但事实上，他死了五天了，却还没有一个人来拜访过。

第二章

在一年前的那段时间，我仍然是几家读物的撰稿人，而且深信以后我定能写出一部有影响的宏篇巨著。当时我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谁想到现在却躺在医院里，而且生命垂危，眼看告别尘世，这一切也将化为泡影。既然命将不保，写回忆录又有何用呢？

现在我一直不由自主地在追忆我生命中这最后一年的所有沉痛的经历。我希望将这全部记录下来。我觉得，如果我未能获得这么一件工作，我就会抑郁而终。以前的种种印象有时让我极度痛苦，若能付诸文字，也许它们就会和谐一些，让人有些许的安慰，而不再像噩梦般恐怖了。我的想法就是这样。比如说写字这件事吧，它本身的作用就不可低估：它能让我抛却烦恼，促使我冷静，唤起我平日舞文弄墨的欲望，将我的回忆和痛苦的梦想转移到工作中去……是啊，我这个主意确实不错。况且护士也能获得一些利益，最起码她安装双层窗框御寒的时候，可以用我的手稿作糊窗户的纸。

不知什么原因，我的故事是从中途开始写的。我想把它全部写出来，于是只好重新从开头写起。幸好我的自传不多，就让我从头开始说吧。

这里并非我的出生地，我是在遥远的某省出生的。我的双亲是很善良的人。但不幸的是，在我年纪尚幼的时候就双双亡故了，我是被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伊赫缅涅夫抚养长大的。伊赫缅涅夫是个小庄园主，他收养我完全是出于善良和怜悯之心。他膝下仅有一个女儿娜塔莎，小我三岁，我与她就像兄妹一样从小玩到大。啊，我的童年多么幸福！一个二十五岁的人还常常地留恋自己童年的时光，直到临死的时候想到它还无比兴奋和感激，这样是不是很可笑！我觉得那时天上的太阳跟彼得堡的太阳完全不一样，以前的太阳多么明亮！我们两颗稚嫩的心轻快欢乐地跳动着，那时田野和森林到处可见，哪像现在这样只有一堆堆石头，显得毫无生气。在由尼古拉·谢

尔盖伊奇管理的瓦西利耶夫斯科耶，花园和公园都同样迷人。我和娜塔莎经常到花园里散步，花园背后有一个潮湿的大森林，有一次我们两个在森林里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路……多么快乐的金色童年！生命的开始像序幕被神秘而诱人地揭开，这令人多么愉快。那时我们仿佛感到有一个神秘的陌生人生活在每一丛灌木和每棵树木背后，童话中的情境和现实融为一体了。每当山谷中暮气升起，像一条条曲折的灰白色丝带绕着这个深谷的山崖上的灌丛林时，我总是拉着娜塔莎的手站在深谷边沿，即好奇又害怕地朝谷底张望，希望有一个人会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或者从雾气沉没的谷底回应我们的呼唤，那我就相信保姆讲的童话都确有其事了。过了很久，有一次我无意中向娜塔莎提起，有一天我们弄到一本《儿童读物》，便马上向花园的池塘边跑去，那儿有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枫树，我们坐在树下一张我们喜爱的石凳子上，开始读《阿尔封斯和达琳达》这篇童话。直到现在，我一起想起这个故事，还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一年前，我向娜塔莎背诵开头几句“这个故事的主人翁阿尔封斯，出生在葡萄牙，他父亲是堂·拉米罗”等等，背着背着差点儿哭了。我想当时真是太滑稽了，可能正因为这样，娜塔莎当时才对我的激情报以古怪的一笑。不过她马上就恍然大悟（对这一点我记忆犹新），而且她也回忆往事来安慰我。说了一会儿，她变得很激动。这是一个美好的傍晚，我们在回忆过去的每一件事情，包括我去省城上寄宿中学临行时的情形，——天哪，当时她哭得昏天暗地——还想起了我永远离开瓦西利耶夫斯科耶那天我们决别时的情景。当时我已经中学毕业，准备去彼得堡念大学。那年我十七岁，她还不到十五。娜塔莎说，当时我又高又瘦，手脚笨拙，谁见了我都觉得好笑。临别时我叫她到一旁，本想有一件顶重要的事要告诉她，可不知怎么搞的，我的舌头突然僵住了，好像粘了什么东西。她看得出我当时很激动。毫无疑问，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别扭。我只是伤心地哭着，不知说什么好，她或许也没有领会我的意思，临走的时候也没有说一句话。过了很久，直到两年前，我们才重逢于彼得堡。伊赫缅涅夫老人在那里忙于打官司，而我当时刚刚开始写作。

第三章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伊赫缅涅夫在一个破落已久的名门贵族中诞生。在他的父母逝世之后，他获得一份丰厚的遗产，还有一百五十个农奴。二十岁的时候，他成为一名骠骑兵。一切尽如人意。没想到在他服役到第六年时，一个晦气的晚上赌光了所有家产。他一夜都没合眼。第二天晚上，他再次坐到赌桌旁，用他惟一剩下的财物——他的性命作最后的赌注。这副牌他赢了！接着又连赢了两盘。不到半个小时，他把输掉的田庄之中的一个叫伊赫缅涅夫卡的小村庄赢了回来。按照最近一次人口调查，那个小村有五十个农奴。他发誓不再赌，而且翌日就申请退伍，就这样一下子少了一百个农奴。两个月后，他被撤去中尉职务，回到他的小村庄来。从此他闭口不谈赌博输钱的事，尽管他的好脾气众所周知，但如果有人敢在他面前提及这件事，他肯定会和那人吵架，他在村里踏踏实实地管理他的产业，直到三十五岁时才娶了个贫穷的贵族小姐为妻。这位小姐叫做安娜·安德烈芙娜·舒米洛娃，她没有什么陪嫁的东西，但她曾经到外省一所贵族寄宿中学接受法国女侨胞——蕾苇什的教育，这件事使安娜·安德烈芙娜为之自豪了一辈子，虽然以后无人知道这种教育究竟包括哪些方面。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成了一名擅长理财的当家人。附近很多地主都请教于他。几年以后，一个名叫彼得·阿列克桑德罗维奇·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的庄园主，突然从彼得堡来到附近的庄园——瓦西利耶夫斯科耶，这个村有九百个农奴。他的到来引起这一带的轰动。这位公爵虽然年纪也不算小，但还是个年轻人。他爵位很高，与不少权贵有交往。他风流倜傥，家财万贯。另外最使当地的夫人小姐们高兴的是他是个鳏夫。人们对省长在省城设盛宴款待他的事津津乐道，谈论着“他的风流潇洒迷住了省里的太太们”等等。总之是说，他是彼得堡上层社会的杰出人物之一，这种人在外省很少见到，一旦露面就会引起轰动。但是这位公爵并不平易近人，尤其是

对那些在他看来无关紧要、而且他认为不能和他相提并论的人。他不屑于结交辖地周围的邻居,这使得人们对他产生敌意。因此,当他忽然决定要去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家中拜访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感到惊异。不错,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跟他住得最近。公爵给伊赫缅涅夫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完全把他们夫妻俩吸引住了,安娜·安德烈芙娜对他特别殷勤,没多久,公爵与他们之间就混熟了,每天都到他们家聊天,也把他们请到自己宅中来玩。他不时说些俏皮话,海阔天空地聊些奇闻轶事,弹弹他们那台破钢琴、唱唱歌。伊赫缅涅夫夫妇感到大惑不解?这位邻居明明是个心地善良、极有涵养的人,左邻右舍却众口一词,反复说他是高傲的、目中无人的、毫无情趣的利己主义者,究竟怎么回事呢?说句公道话,公爵确实喜欢像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这样的既纯朴坦诚又品德高尚的人。然而没过多久便真相大白。公爵来瓦西利耶夫斯科耶的目的是撵走他的原管家。这个管家是个德国人,一个自命不凡的农学家。他戴着眼镜,还长着一个鹰钩鼻子,满头的银发使人肃然起敬。尽管他有以上种种优点,但偏偏不知羞耻地窃取钱财,这还不算,他竟然把几个庄稼汉活活折磨死了。最后,当伊凡·卡尔洛维奇被逮住和揭发时,他十分伤心,还说了一堆有关德国人一向老实的话,但最后管家还是被羞辱一番后赶走了。公爵迫切要找个新管家,于是很顺理成章地看中了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这样的当家人不可多得,对他的人品更是丝毫不用怀疑。可以看出,公爵期待着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能毛遂自荐担任他的管家。可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无奈,公爵只得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清晨,以非常友好、恳的态度向他提出请求。刚开始伊赫缅涅夫拒绝了他,但是安娜·安德烈芙娜被那一笔这可观的俸禄所吸引,再加上请求者更加恳切的神情,把其他顾虑也打消了。公爵实现了自己的意图,不得不承认,他擅长于结识别人。在刚认识伊赫缅涅夫夫妇不久的时间里,他就对与他打交道的人了如指掌,而且会用热情友善的态度来获取伊赫缅涅夫对他的好印象,赢得他的心。不靠这点,光凭钱财是于事无补的。他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管家:他可以把一切放心地交给这个管家,所以他无须再来瓦西利耶夫斯科耶——事实上他就